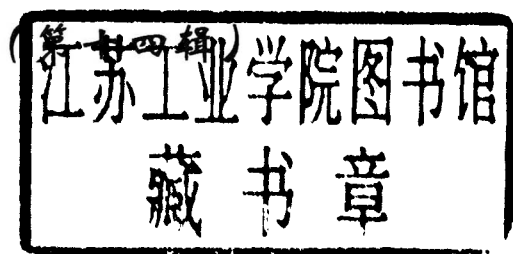


通義縣志
史資料

第十四集



遵义县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遵义县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顾 问

张大六 杨昌友

李黔雷 王福贵

漆德顺 冯焕华

政协遵义县第十届委员会 宣教文卫委员会特邀文史委员

马德光 王尔逊 王桂林 朱存福

李国泽 李明贵 何 伦 周开德

赵福钊 赵恩开 徐昌照 谭修志

葛镇亚 雷 健 刘永书 王光权

高其陞 王学文 吕兆奎 杨一帆

目 录

红军强渡茶山关.....	黄德金口述 戢持渊整理	(1)
《一盏马灯》的来历.....	赵福钊	(3)
苟江乡保卫战——痛击匪首漆文斌纪实.....	谭修志	(4)
难忘的一段经历.....	张学景	(7)
五十二年回故乡.....	徐昌照	(10)
我们的“家长”晏东英同志解放前冒险支持革命的史实	时昭溥等	(15)
霜叶红于二月花——缅怀老领导冯祖华同志....	王守谦	(25)
杨冶白先生述略.....	杨一帆	(32)
莫友芝藏《游记》惠及今人.....	何 伦	(35)
郑知同年谱简编.....	龙先绪	(37)
世纪大家族——黎庶昌后裔述略.....	周开德	(63)
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遵义县非公有制经济.....	朱存福	(67)
非公有制经济创业者——肖志力.....	赵福钊	(75)

目 录

遵义县推行苗文工作简述.....	马德光	(80)
我和马蹄镇文广站.....	赵恩开	(86)
黔北奇葩——竹笔书法.....	雷明忠	(92)
婚礼歌.....	戢持渊	(96)
胡耀邦改播雅天池为共青湖.....	梁远德	(101)
老蒲场机场降落过一架飞机.....	朱存福	(103)
古驿道忆话.....	王光权	(104)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遵义县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简述	王桂林	(108)
大跃进时期我在农村的片段回忆.....	徐大培	(114)
我们在二〇四部队劳动.....	刘兹林	(120)
遵义县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的历史道路简述..	何 伦	(122)
官商合办股份制地方银行——遵义县银行述略..	俞大成	(138)
省级文保单位理智村宋墓的重新认定.....	刘永书	(140)
首游海龙囤观感.....	朱存福	(144)
怀念二等功臣陈世杰烈士.....	陶占伟	(148)
益于当代惠及后世的好教材——读《遵义县文史资料》	戢持渊	(151)

红军强渡茶山关

黄德金口述 戢持渊整理

我叫黄德金，今年六十七岁了。祖辈住在茶山关，世代代当船夫。一九三五年元月，国民党侯之担一营驻扎在茶山关，每天抽鸦片烟。保甲长派我们当夫差，给他们砍柴，送菜，送米，送肉，他们在乡下见鸡就抓，见羊就牵，硬拉我们去背东西，修工事。关下红岩洞驻着一个班，设木栅把守，关口上和沿乌江岸修满了工事，架起枪炮。渡江的大木船也装泥沙沉到江底，留下小船送信，准备同红军打仗。有钱人提前半个月就溜跑了。

腊月初一早晨大雾，我下乌江河去，隔河听见人喧马嘶很热闹，对岸山上堆山积海都是红军。国民党在红军未来之前就诬蔑红军杀人放火，寨里人都跑光了。我心里很害怕。我想，人总是讲理的，我是个穷小子，他杀我做那样？这时对岸三个红军乘着楼梯、门板，用竹竿划了过来，我躲在竹林里像打摆子一样发抖，怕红军开枪。转眼间，红军过了河走拢来和我打招呼，握着手，笑着问：“国民党的兵在哪里？”“先生，国民党的兵听见风声昨天晚上就跑了。”“别喊先生，要喊同志。”红军又问：“你会划船吗？”我说：“我有只小船，可以划你们过江。”于是，我驾起小船划过江去，很快就接过来三船红军。后来又把沉没江底的大木船弄了起来，我便划大船接红军过江。红军大队人马驻扎在江边，纪律很好，依次上船，有枪支、大炮、大刀、长矛等武器，骡马驮弹药装备，秩序井然地安排渡江。腊月间吹凌毛毛，江风刺骨寒，红军在两岸各烧一堆大火煮饭吃，晚上火光照着夜渡，

把江水映得通红。红军硬是讲理得很，招呼我吃饭。为抢时间，我把饭装在衣兜里，边划船边吃，整整划了三天三夜没合眼。腊月初三，红军在江上架了一座浮桥，三尺宽，人过时，浮桥要沉下水里去一点，大队人马很快从浮桥上过了江。

红军真是苦哟，寒冬腊月天，衣裳很单薄，扯把草丢在地上，盖个毯子就宿在露天坝，从来不进哪家门。有的疲倦了，倒在土坎上就睡着了。红军不分官兵，穿吃一个样，行军打仗，浑身上下都是稀泥，头发胡子长长的，绝大多数只有二十多岁，和我们一样都是干人。

红军驻扎在茶山关，建立了农民协会和革命委员会，发红袖章。由我们带领到青坑、上坝、屯底、张家沟、茅栗、老鹄坪、白果坝、尚嵇场去打土豪劣绅，把猪肉、粮食、衣服、盐巴分给群众，同时还在山上修了碉堡、战壕、防空洞，堵后面追来的敌兵。现在大坡顶上、三尖石一带还有当年的工事遗迹。

（本文采自 1986 年 10 月 3 日，2000 年 5 月 24 日整理）

《一盏马灯》的来历

赵福钊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进驻遵义，按照上级安排，几个红军到乌江侦察敌情。

乌江渡长数里，地势险要，号称“天险”。《遵义府志》记载：“乌江渡旁原有一乌江关，为明洪武年间所建，悬壁临水，……为往省治要隘。”清光绪六年，贵州巡抚岑毓英奏请在安泉（地名）修建铁索桥，后遇两次大水，余练悬垂两岸。民国初年，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修通川黔公路，在乌江渡架设浮桥过渡。红军进军遵义后，国民党军队把守浮桥更严。红军侦察兵悄悄通过老君关，沿着森林中的羊肠小道，在江北岸找到住在茅草房里的船工李树武，向他讲明到江南岸侦察敌情的原委。李树武早就听说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立即答应把几个红军送到江南。他们不怕天寒地冻，很快到达马宗岭渡口。李树武向几个红军交待了乘船的注意事项以后，摇着双桨到达两岸。红军搞侦察去了，李树武在岸边等候。几个时辰过后，红军又回到岸边。李树武又划着小船，把他们送到马宗岭渡口。红军离开乌江时，一个姓郭的排长，把手提的马灯送给李树武，并感谢李树武的热情支援。解放后，这盏马灯收藏于遵义会议纪念馆。当地群众为了怀念红军，将这事编成花灯歌舞《一盏马灯》演唱，从当地演到省城贵阳，又从贵阳演到北京。贵州人民出版社还将《一盏马灯》出版向全国发行。

苟江乡保卫战

——痛击匪首漆文斌纪实

谭修志

一九五〇年古历八月十四日，匪平黔军政总司令漆文斌，趁我县召开区乡领导干部会议之机，勾结李训、宋泽、肖朝臣等匪部，组织万名匪徒攻打苟江乡政府，妄图颠覆我新生的红色政权。

这一天正逢苟江乡赶场，天高气爽，万里无云。早饭过后，从四面八方前来赶场的农民络绎不绝，人流如潮。这条本来就不宽阔的小街，两边早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摊，有卖百货的，有卖小吃的，有经营本地土特产丝绸和土布的，还有竹铁器和牲畜市场，真是十分热闹。

此时，坐落在场口的乡政府办公室内，时任乡长的我正忙着为出境经商和走亲访友的农民办理出境介绍信。一切都显得安静、紧张而有序。

忽然，有位姓蒋的青年前来报告匪情，声称：“漆文斌匪部扬言今天要来血洗苟江水，你们务必多加防范。”匪情即是命令。我急忙办完桌上的公事后，便率领驻乡的三名解放军战士前去侦探敌情，刚一出门就碰着三岔乡的十名巡逻民兵。我向他们通报了匪情，在取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留下四名民兵协助坚守乡政府防务，其余的便随我出征剿匪。我们从乡政府后面小路出发，沿河而上，没有走多远，便发现山头上有敌人活动。我机枪手立即开枪射击，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敌人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

向我们还击。这时敌人居高临下，而我军却处在无隐蔽的田坝里，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当即决定作战略性转移，三岔乡的民兵便沿后槽沟向三岔方向运动，我带着三名解放军战士撤到乡政府固守。我们刚跨进乡政府门坎，一排无情的子弹就打在大门上，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几名同志立即进入阵地。由通信员小陈带领四名民兵坚守碉堡，我和班长带领二位解放军战士把守大门和后院。机枪手作机动力量，哪里有险情，就在哪里支援。战士们满怀愤怒的心情，借助乡政府的石墙和简易工事，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遏制了敌人多次进攻，粉碎了漆匪偷袭阴谋。一瞬间，敌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由被动变为主动，敌人完全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打得敌人寸步难行。不甘心失败的匪徒们，看到偷袭不成，又利用赶场的农民作掩护，慢慢向我方阵地运动，妄图再次发起突击。我们识破了敌人的鬼把戏，采用地雷战中不见敌人不拉弦的战术，让过群众，狙击敌人，打得匪徒晕头转向，无处藏身。一股从陈公祠暗暗运动到乡政府后面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10多米远。匪徒们一面喊话，一面用机枪和步枪扫射，向我后院发起疯狂的进攻。我军战士沉着应战，连续向敌人阵地掷投数枚手榴弹，阵阵爆炸声，吓得敌人三魂少了二魂，丢下机枪便逃之夭夭。此时，我军越战越勇，一边战斗，一边开展政治攻势，讲明敌人是乌合之众，秋天的蚂蚱长不了，要活命只有弃暗投明，向政府缴枪投诚。我们还宣传党的坦白从宽、胁从不问、首恶必办、立功受奖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斗志。

丧心病狂的匪首漆文斌，在场口抓住一个疯子，硬说是解放军的探子，二话不讲，便就地枪杀了，真是惨无人性。更恶毒的是漆匪把群众当人墙，充当他们的挡箭牌，强迫群众抱稻草去火烧乡政府，这一阴谋因遭群众抵制未能得逞。

原来，匪首漆文斌依仗自己人多势众、武器较好的优势，夸下海口要血洗苟江水。结果事与愿违，接连不断的失利，气得他

暴跳如雷。他亲自到场口坐阵指挥，组织匪徒轮番向我进攻。但在我军枪林弹雨般扫射下，敌人猖狂进攻始终未能越过雷池半步。被漆文斌匪首视为得力干将的机枪手×××，提起机枪准备向我发起冲锋时，便被我军当场击毙。漆文斌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雷霹顶，顿时脸色大变，二话未讲，便转身而走。其余匪徒也顾不得收尸便仓皇而逃。

在外线，我们曾派出三名解放军战士到张家口一带巡逻护路，以保护赶场群众的生命安全。漆匪包围乡政府后，他们虽然力单势薄，地形不熟，仍在木梁伞一带坚持狙击敌人，并向外围匪徒发起多次进攻。牵制了一部分敌人，减少了对我们的压力，为保卫乡政府作出了贡献。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六点钟左右，枪声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些胆大的群众悄悄的出来探听情况。原苟江村村长张大华和农会主席黎德昌看到战士们苦战了一天，饭水未进，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的从右墙缺口处给我们送来了一大甑子白米饭和一盆鲜菜。人民对我军的无私支援和关心，极大的增强了战士杀敌的斗志和信心。饭后，战士们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又装备了一些手榴弹和子弹，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挨黑时，援军才到苟江。为防止敌人夜袭，我们对战事作了新的部署。漆匪看到我援军已到，自知力量不及，便纷纷向白马山区一带逃窜。至此，苟江乡保卫战，以我军大获全胜漆匪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二天，一些村干、群众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乡政府慰问，有的向党和政府表示忠心，愤怒谴责漆匪的暴行，有的称赞我军以少胜多，英勇善战。经过这场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新生的红色政权更加巩固。

难忘的一段经历

张学景

五十多年前，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随部队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那一幕幕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向大西南进军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双胶鞋、一斤猪肉。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行军只能穿草鞋。一双草鞋走不上几里路就磨坏了，脚也磨出了血，疼痛难忍，只好把绑腿布撕开用来裹脚。穿上胶鞋后，大家都说，毛主席奖励的胶鞋，不仅减少了行军的困难，更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对我们真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在榆树湾，大家选我当司务长。我给中队长提出了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中队长刘丰说：“既然大家选了你，你就先干着吧，等到了目的地再说。”我愉快地到炊事班接受任务。一百多人吃饭是件大事，部队要赶路，粮食又少，必须一边行军一边筹粮，等我们的队伍到达贵州镇远县境内时，公路、桥梁都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行军、筹粮相当困难。但是，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帮助我们。当地的苗族同胞拿出他们过冬的粮食给部队送来，一位苗族大娘在碾房为我们碾了一夜米，因语言不通，她没有听懂我的感谢话。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在黄平县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日解放贵阳的好消息，部队士气大增。在黄平，首长宣布刘丰任遵义县县长，三部分人合编遵义地区、遵义县人民政府职员。从黄平出发，经过余庆县红军长征时渡过的乌江，到达湄潭

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到了五区所在地南白镇。

在南白镇见到王玉民政委后，组织上派我到三岔镇当镇长。我虽然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可还是打起背包由王文化带路去三岔镇赴任。山路很难走，让人感觉路途遥遥没尽头。我问王文化到三岔还有多远。他说：“一哈哈就拢（地方土语，意即：一会就到）。”我听不懂，走不多远，又问他，他还是说那句让我听不懂的老话。

到了三岔镇，镇政府门前有两个持枪的乡丁。我精神焕发地走进镇政府，一路上的辛劳早已抛在脑后。不久，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三岔镇成立了。

新的人民政府只有我们两人，赤手空拳怎么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首先搞好调查研究，抓住“枪杆子”。在原镇武装人员的基础上，吸收有一定阶级觉悟的新同志加入到队伍中来，收缴土豪劣绅的枪支后，再了解土匪情况。经过我们的辛苦工作，三保保长杨良臣交出了三支步枪，苟江乡曾当过伪团长的钟立岗把藏匿的盐巴和几枚手榴弹也交给了我们，工作打开了局面。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一天，我和新任镇长焦道亮、十六军通讯三连连长赵保聚等在南白区公所研究剿匪事宜。天亮时有老乡来报告，说三岔方向昨晚手榴弹响了一夜，我随即带领区队人马跑步回三岔时，土匪已经撤退。经了解，土匪进攻三岔镇时，镇内民兵没有枪支，全靠手榴弹还击，狠狠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这时，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要求团结民主人士。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对黄顺阳、罗逸生、王敬如、李元化等开展统战工作。在我们教育帮助下，他们渐渐向党靠拢。有一次，他们送来情报，说李国忠、李康北、沈已凡等匪首在龙坪中心聚集，准备攻打三岔镇公所，叫我们提高警惕。黄顺阳提供了土匪活动情况，我带领队伍当晚去抓，一举获胜。

罗逸生喜欢摆“龙门阵”。有一次，他给我讲到罗显君（伪

镇长)在外面造谣,说“从台湾调来了一些国民党青年军,在成都打死了许多解放军”。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罗显君造谣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征粮工作。根据共同纲领第七条镇压反革命的规定,镇政府对罗显君进行了镇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新中国的建立来之不易,是多少人经过艰苦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五十二年回故乡

徐昌照

在去年（2002年）国庆那阳光灿烂的黄金节日里，江西省上饶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却没有忘记为解放贵州西进的老干部，特来函邀请回家乡观光旅游。在贵州省的部分老同志当接到邀请书的时候，一个个热泪盈眶，感到无比的激动，都情不自禁地说：“感谢党对老同志的关怀，感谢江西省上饶市党委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在外的老同志。”

回首往事，江西刚解放时，我们赣东北三千多名知识青年为响应党中央“解放全中国，进军大西南”的伟大号召，投笔从军，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进支队。跟随人民解放军跋山涉水，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投入了解放贵州的战斗，经过艰苦的工作，建立了贵州各级人民政府，五十年来，随着岁月流逝，西进贵州的赣东北的三千名同志健在的还不到一千人，有的在与敌人战斗中光荣牺牲、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有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光荣献身，还有的调离、还乡或病故。健在的已是年过古稀，白发苍苍，但他们仍用自己的余热，为社会默默地作无私的贡献。

这次上饶市党政主要邀请的是家住遵义市的西进干部，同时也邀请了部分其他地区的，有135人报名参加，组成了“上饶观光团”，正副团长由詹云辉、朱绍清、笪文翰、游寿林四位同志组成，负责上下联系，做具体工作。“上饶观光团”保持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进支队的的光荣传统，按照“自愿结

合，三五成行，准时到达”的要求，大家谦虚谨慎，团结互助，服从安排，保证安全，准时于十月二十七日安全抵达江西省上饶市，按时到月兔大酒店报到，参加了市委组织的活动。

这次回乡观光的老同志，有的五十多年没有回过家，有的回家次数少，他们借此机会，老夫妻相伴而行，享受一下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乘坐飞机、轮船，观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在途中许多同志感慨无限，思绪万千，诗兴大发。“离别家乡五十春，浮云落日故园情。人人都爱关山月，月照关山分外明。”“琵琶弹发游，斜照浪飞舟。犹记渔歌唱，翻然五十秋。故乡邀再聚，热泪自难收。恩与东山共，情系信江流。”“三峡工程世界殊，惊涛骇浪变长湖。女峰白帝今楼密，两岸游人览胜途。江水涛涛东流水，轮船不觉到乡都。九江上岸归家急，重九登高共插茱。”

我们抵达上饶市报到的当天，在月兔大酒店，上饶市的党政领导和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原贵州省建设厅副厅长）汪大洋同志前来看望大家，他们笑容满面，热情地一一地和我们握手，向大家问好，亲切倍至。整个场面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第二天早餐后，上饶市党委在月兔大酒店十三层楼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会场七彩缤纷，华灯齐放，隆重辉煌，主席台前悬挂着一幅“热烈欢迎赣东北西进贵州老干部上饶观光团”的横标，服务员热忱地端茶送水，电视台记者和报社记者忙碌着，银光闪烁，十分耀眼，场面充满着热情，感动了回乡的每一个同志。会上上饶市委副书记刘卫华代表市委和政府致欢迎词，他赞扬了西进干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和政府向当年西进贵州的老干部回乡观光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此时此刻，在场的一百多位老同志心情激动，触景生情，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前的金秋，那即将踏上西进征程誓师会上每一个同志，个个青春活泼，意气洋洋。如今同在故乡上饶的聚会上，个个两鬓斑白，还有近三分之二的同志与世长辞，感慨万千。

1949年9月，我们正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